

亲社会行为的阶层差异:施与受的双重视角

赵华丽^{1,2}, 徐凤娇^{1,3}, 郭永玉⁴, 舒首立⁵

(1.华中师范大学心理学院,武汉 430079;2.襄阳市第五中学,襄阳 441057;3.上海教育出版社,上海 201906;4.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院,南京 210023;5.安徽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芜湖 241000)

【摘要】 目的:通过两个研究来探讨社会阶层与亲社会行为的关系。**方法:**研究一采用独裁者实验范式,考查亲社会行为是否受到亲社会行为施予者和接受者阶层的影响。研究二同时考查两种不同的亲社会行为类型:助人与合作。**结果:**研究一发现高阶层者会比低阶层者表现出更多的亲社会行为,低阶层者会得到更多的亲社会行为,施与者和接受者社会阶层的交互效应不显著。研究二发现,三项交互作用显著:施予者和接受者的阶层对助人行为的影响与研究一相同;而在合作行为中,如果合作对象是低阶层者,高阶层者比低阶层有更多的合作行为,但当合作对象是高阶层者时,却没有体现出阶层差异。**结论:**两个研究共同表明,存在着亲社会行为的阶层差异,这种阶层差异会受到亲社会行为类型的调节。

【关键词】 社会阶层;亲社会行为;助人;合作

中图分类号: R395.1

DOI: 10.16128/j.cnki.1005-3611.2018.05.002

Difference of Prosocial Behavior between Social Classes: Dual Perspective of Giving and Receiving

ZHAO Hua-li^{1,2}, XU Feng-jiao^{1,3}, GUO Yong-yu⁴, SHU Shou-li⁵

¹School of Psychology, Central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Wuhan 430079, China; ²Xiangyang No.5 Middle School, Xiangyang 441057, China; ³Shanghai Educational Publishing House, Shanghai 201906, China; ⁴School of Psychology, Nanjing Normal University, Nanjing 210023, China; ⁵Institute of Educational Science, Anhui Normal University, Wuhu 241000,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In our study, we investigat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ocial class and prosocial behavior in two studies. **Methods:** The first study adopted the “dictator game” to test whether the prosocial behavior of different social classes was affected by the recipient’s social class. The second study took two types of prosocial behavior into account: helping and cooperation. **Results:** The result of the first study indicated that the people of upper class were inclined to show more prosocial behavior than the lower ones; the lower ones were more likely to receive prosocial behavior. No significant interactions between social class of prosocial behavior givers and recipients was observed. The result of the second study indicated that a significant interaction between social class of prosocial behavior givers and recipients and the types of prosocial behaviors. However, as for the cooperation behavior, when the partner was a high class individual, both the upper class and lower class showed more cooperation behavior,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was found between social classes; but when the partner was a lower class individual, upper class showed more cooperation behavior than lower class. **Conclusion:** Prosocial behavior is influenced by social classes, which may be moderated by the type of prosocial behavior.

【Key words】 Social class; Prosocial behavior; Helping; Cooperation

亲社会行为(prosocial behavior)是社会心理学、发展心理学等领域的重要研究主题。亲社会行为主要指人们在社会交往中表现出的友好积极的行为,其特点是使他人乃至整个群体受益,并能促成交往双方的和谐关系^[1,2]。随着社会阶层心理学研究的兴起^[3],研究者们开始从社会阶层这一变量来考查亲社会行为的特点。社会阶层(social class)是描述一个人在整个社会层级中地位的指标,包括客观社会阶层(objective social class)和主观社会阶层(subje-

ctive social class)两个方面。客观社会阶层由一个人客观上拥有的物质资源(收入、职业、受教育程度)决定,而主观社会阶层是指一个人对自己所处地位的感知,它通过与社会中其他人的相互比较而得到^[4-6]。但是目前,对社会阶层与亲社会行为关系的研究主要考查的是助人者的社会阶层对亲社会行为的影响^[7-9],而没有把受助者的阶层考虑进来。亲社会行为是一种对象性的行为,在一定程度上,受助者的特点会影响到助人者的行为。已有研究发现受助者的特点会影响施助者的亲社会行为,如当对象为亲朋好友时儿童会表现更多的分享行为^[10,11]。因此,在研究不同阶层亲社会行为时把受助者的阶层也考虑

【基金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71171094)

通讯作者:郭永玉, E-mail: ygyuo@njnu.edu.cn

徐凤娇为共同第一作者

进来是必要的。

关于社会阶层与亲社会行为的关系,目前已有研究者对此进行了探讨。虽然有研究发现,低社会阶层会表现出更多的亲社会行为。因为他们会有更多的同理心,希望在帮助别人以后自己有困难的时候也能获得帮助^[8]。同时阶层的社会认知视角认为,高阶层具有唯我主义(Solipsism)的认知倾向,更加关注自我的目标、动机和情绪;而低阶层者具有情境主义(Contextualism)的认知倾向,更加关注外部环境和他人,这在一定程度上塑造了高、低阶层与他人关系的模式,使得低阶层比高阶层具有更高的亲社会倾向^[9]。例如低社会阶层者的年收入中用于慈善捐款的比例显著高于高社会阶层^[12]。但是亲社会行为(尤其是利他性亲社会行为)的一个特点就是会消耗助人者的资源以使他人受益。成本消耗理论认为,亲社会行为是会消耗一定成本的,随着成本的增加,亲社会行为倾向会逐渐减少^[13]。对于低阶层者来说,利他性亲社会行为的成本是很大的,会使本来有限的资源减少,一旦亲社会行为没有回报,亲社会行为就会显著减少;而高阶层者拥有足够的资源来应对这种损失,无论亲社会行为是否有回报,都会表现出较多的亲社会行为^[14]。国内有研究发现,通过向下比较而获得的心理上的优势会使人们表现出更多的助人行为^[15]。国外也有学者认为,与低阶层者相比,高阶层者在社区或团体中的融入程度更高,更积极主动地参与各种志愿活动^[16]。还有研究者发现控制感能够显著预测个体的亲社会行为^[17],而高社会阶层拥有较高的控制感^[18]。综合考虑资源、向下社会比较、社区融合度以及控制感这几个方面的因素,我们假设:在不同阶层互动的亲社会行为中,无论受助者的阶层状况如何,高阶层者都会比低阶层者表现出更多利他性的亲社会行为(假设一)。

亲社会性的情绪,如同情(compassion)、共情(empathy)对于激发亲社会行为的重要作用已经得到了很多研究的证实^[19-21],低阶层者拥有的物质资源少、面临的威胁多、生活境遇更加糟糕,当个体面对比自己阶层更低的人时,很容易产生一种向下比较,而这种向下比较能够激发人们对于低阶层者的共情水平^[15]。基于这种情绪体验,人们会有强烈的动机去帮助低阶层者。基于这些证据,我们假设:在不同阶层互动的亲社会行为中,无论助人者的阶层状况如何,人们都更愿意帮助低阶层者,从而使得低阶层者更容易获得帮助(假设二)。

目前对亲社会行为的研究主要是把慷慨、捐赠、

助人、合作等作为亲社会行为的测量指标。但这几种亲社会行为的内涵是有差异的。赵章留和寇斌认为,帮助、安慰行为是行动者对他人的支持性行为,目的是促进他人的福利;而分享、合作行为则更强调人际间的互惠,重视行为给自身带来的好处^[22]。张庆鹏和寇斌就把合作划分为关系性亲社会行为类别中,强调合作的互惠性,使其与助人等利他性亲社会行为类别区分开来^[23]。Dovidio进一步从已有的理论研究中把亲社会行为总结为三大类:助人、利他和合作^[13]。虽然目前研究者们对亲社会行为科学内涵的看法并没有达成一致,但综合这些研究成果,我们至少可以看出,助人与合作是两种内涵不同的亲社会行为。助人行为强调施助者对受助者单方向的资源(如时间、金钱)输出,而合作的内涵强调个体作为团队/集体的一员的行为倾向,前者强调行为的利他性,而后者强调行为的互惠性。所以,要想更全面地考查不同阶层亲社会行为的阶层差异,除了研究助人行为外,还至少应该把合作行为考虑进来。

合作是与他人就某个共同的目标协调行动,以实现共同的目标^[24]。一般来说,合作意味着互惠互利,隐含着一定的回报预期。低阶层者由于受到很多客观条件的限制,如拥有更少的经济资源^[25],更少受教育机会^[26],他们在完成各种任务时往往面临着更多的阻碍与困难;而高阶层拥有的资源多,自我控制感较高,可以凭借自己的能力解决问题,实现目标。因此,在选择互动伙伴行为时,低阶层者更愿意选择高阶层^[27],表现出明显的外群体偏好^[28]。由此,我们假设:与助人行为中出现的阶层差异不同(助人行为中的阶层差异与假设一相同,因为助人行为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利他性的亲社会行为),在合作这种类型的亲社会行为中,当合作对象是低阶层时,高阶层者会比低阶层者表现出更多的合作行为,两者之间差异显著;而当合作对象是高阶层时,高、低阶层者的合作行为不会有显著差异(假设三)。为了验证以上三个假设,我们设计了以下两个研究。

1 研究一:亲社会行为的阶层差异

1.1 研究方法

1.1.1 被试 武汉某高校学生被试 102 人(其中男生 38 人),平均年龄 21.11 岁,标准差 2.28 岁。

1.1.2 实验设计 本研究采用 2(被试阶层:高、低)× 2(同伴阶层:高、低)组间设计,因变量为亲社会行为,用独裁者实验中分给同伴的代币数额来作为其测量指标。

1.1.3 实验材料 主观社会阶层测量:根据 MacArthur 量表测量被试的主观社会阶层。这是一个 10 级阶梯量表,让被试根据自己感知的自身家庭所处地位从 1 到 10 中选择一个数字,数字越大代表其主观阶层越高。

同伴阶层操纵:参照以往研究者对群体成员身份进行操纵的方法^[29-31],在本研究中,通过 QQ 聊天的方式让被试知觉同伴的阶层状况。问题围绕着同伴的阶层状况展开,如问同伴:你可以简单的介绍一下你的家庭情况吗?聊天的内容我们事先经过了设计,并告诉被试在聊天的过程中不要涉及性别、年龄、专业等信息,同伴会对这些问题进行回答(同伴是我们事先安排好的实验助手,回答也是我们事先设计好的内容)。然后根据 MacArthur 量表测量被试对同伴社会阶层的感知。

亲社会行为测量:采用独裁者实验(dictator game)范式^[32,33],用分给同伴的代币数额来作为亲社会行为的观测指标,从而对亲社会行为进行分析。

1.1.4 实验程序 采用双盲设计。首先,被试进入实验室后填写年龄、性别等人口学变量信息以及感知到的自己的社会阶层。接下来,主试会告诉被试,在实验室的另一个房间里有一个同伴,被试将与同伴共同完成一些任务,在完成任务之前需要对同伴有一个简单的了解,主要是了解同伴的家庭背景状况,并告知被试整个实验过程是匿名的。接下来,被试被随机分配到两种实验处理中,在一种实验处理中,同伴在介绍自己家庭状况时会说:“我的父母受教育程度不高,所以也找不到什么好工作,目前爸爸外出打工,妈妈在家务农,家庭经济收入不是很高”;而在另一种实验处理中,同伴则会说:“我父母都接受过高等教育,目前爸爸开了家颇具规模的公司,妈妈是全职太太,在家照顾我们的生活,家庭经济状况较好,生活舒适”。

被试围绕着事先设定好的问题与自己的同伴进行交流,并且在聊天的过程中让被试不要涉及到对方的性别、专业、年级等额外信息,聊天之后,让被试对同伴的社会阶层进行评定。接下来告诉被试他将与刚刚和自己聊天的同伴共同完成一些任务,接着完成独裁者实验,由被试对 10 个代币进行分配,决定自己和同伴各得多少,而同伴只能接受分配结果。以被试多次分配的平均数作为亲社会行为的测量指标。

实验结束,对被试表示感谢并给予一定酬劳。

1.2 结果与讨论

1.2.1 对高、低阶层被试的选取 通过 MacArthur 量表测得的被试的主观阶层为连续变量,我们对被试主观阶层进行排序,取前后各 27% 作为高、低阶层的代表,分别编码为 0 和 1。由于样本量为 102,所以高、低阶层被试各取 28 人。高阶层被试 28 人(男生 9 人, $M=3.29$, $SD=0.71$),低阶层被试 28 人(男生 11 人, $M=6.43$, $SD=0.63$)。

1.2.2 对同伴阶层操纵有效性的检验 采用独立样本 t 检验,考查两种操纵条件下被试感知到的同伴的阶层是否存在显著差异。结果发现, $t(54)=15.881$, $P<0.001$,差异非常显著($d=4.25$)。当同伴处于高阶层操纵条件下时,被试会明显地感觉到对方是高阶层($M=7.36$, $SD=0.95$),反之,被试会明显地感觉到对方是低阶层($M=3.39$, $SD=0.92$)。

1.2.3 对亲社会行为阶层差异的检验 在不同阶层互动中,被试阶层、同伴阶层(高、低阶层分别编码为 0 和 1)以及在独裁者游戏中分给同伴的代币数三者的描述性统计及相关关系见表 1。为了对被试阶层、同伴阶层各自的主效应以及交互效应进一步的分析,我们采用组间设计方差分析的方法,结果发现:被试阶层的主效应显著, $F=5.78$, $P<0.05$, 偏 $\eta^2=0.10$;同伴阶层的主效应显著, $F=5.86$, $P<0.05$, 偏 $\eta^2=0.10$;两者的交互效应不显著, $F=0.36$, $p=0.55$, 偏 $\eta^2=0.01$ 。

表 1 被试阶层、同伴阶层与代币数的描述性统计及相关分析结果($n=56$)

变量	M	SD	1	2	3
1.被试阶层	0.5	0.51	-		
2.同伴阶层	0.5	0.51	-0.20	-	
3.分配代币数	4.88	1.67	-0.36**	0.37**	-

注:** $P<0.01$,控制变量:性别。

研究一的结果支持了假设一与假设二。在代币分配这种类型的亲社会行为中,助人者阶层越高,就更加愿意去帮助别人。同时,当面临低阶层者时,人们表现出更多的亲社会行为。但亲社会行为存在着不同种类,尽管学者们的分类方式不尽一致。其中助人和合作是两种内涵完全不同的亲社会行为。但这几种亲社会行为的内涵是有差异的认为,助人行为是行动者对他人的支持性行为,目的是促进他人的福利;而合作行为则更强调人际间的互惠,重视行为给自身带来的好处^[22]。所以,要想更全面地考查不同阶层亲社会行为的阶层差异,除了研究助人行为外,还至少应该把合作行为考虑进来。合作是与他人就某个共同的目标协调行动,以实现共同的目

标^[24]。那么,在研究一中所得出的亲社会行为的阶层差异在合作这种亲社会行为类型中是否存在呢?这就是研究二所要考查的内容。

2 研究二:亲社会行为类型的调节作用

2.1 研究方法

2.1.1 被试 根据陆学艺提出的十大社会阶层^[34]以及主观社会经济地位 MacArthur 量表(the MacArthur Scale of subjective SES)从 362 人的样本中选取学生被试 96 人(其中男生 29 人),以被试父亲的职业作为衡量客观阶层的指标,在评定被试的主观社会阶层时,请被试结合自己家庭的阶层地位。参照前人分类标准^[34,35],本研究中,高阶层主要包括:国家与社会管理者、经理人员、私营企业主、专业技术人员这四种职业类型,并且被试自我评定的主观阶层在 5 以上(包括 5);低阶层主要包括:商业服务业员工、产业工人、农业劳动者、城乡无业、失业、半失业者,并且被试自我评定的主观阶层在 4 以下(包括 4)。其中高阶层被试 46 人(男生 13 人),低阶层被试 50 人(男生 16 人)。

2.1.2 实验设计 本研究采用 2(被试阶层:高、低)×2(同伴阶层:高、低)×2(亲社会行为类型:助人、合作)的三因素混合设计(其中被试阶层和同伴阶层为组间变量,亲社会行为类型为组内变量)对亲社会行为进行研究。

2.1.3 实验材料 实验材料与研究一相同。

2.1.4 实验程序 同研究一一样,被试与其同伴(实验助手)通过 QQ 聊天后,主试告诉被试接下来还有一些任务需要被试和同伴共同完成。实验指导语如下:如果你和你的同伴在以后的时间里还有可能共

同进行一些活动,那么你愿意在多大程度上与对方共同完成以下活动(可多选)?被试在所选项后再用数字评定愿意的程度,采用五点量表计分,数字越大表示愿意的程度越大,被试没有选择的项表示被试不愿意,得分记为 0。a 合作完成某项课外实践任务;b 当对方遇到某些困难时,给予对方一定的帮助(主要是金钱方面的)。

2.2 结果与讨论

2.2.1 对同伴阶层操纵有效性的检验 采用独立样本 *t* 检验,考查两种操纵条件下被试感知到的同伴的阶层是否存在显著差异。结果发现, $t(94)=23.53, P<0.001$, 差异非常显著($d=4.78$)。当同伴处于高阶层操纵条件下,被试会明显地感觉到对方是高阶层($M=7.57, SD=0.93$),反之,被试会明显地感觉到对方是低阶层($M=3.12, SD=0.93$)。

2.2.2 三因素混合设计方差分析结果 采用三因素混合设计方差分析方法,对数据进行分析,结果如表 2 所示。

由表 2 可以看出,被试阶层类型、同伴阶层类型以及亲社会行为类型之间三项交互效应达到了显著($F=4.25, P=0.04$, 偏 $\eta^2=0.05$)。以亲社会行为类型对这一结果进行一个简单的分解:以助人为因变量,被试阶层与同伴阶层为自变量,进行方差分析,结果发现,被试阶层主效应显著 $F(1,91)=8.08, P=0.006$, 偏 $\eta^2=0.08$; 同伴阶层主效应显著 $F(1,91)=3.92, P=0.05$, 偏 $\eta^2=0.04$; 两者交互效应不显著 $F(1,91)=0.19, P=0.67$, 这一结果在一定程度上也验证了研究一的结果。高阶层者会比低阶层者表现出更多的利他性亲社会行为,并且低阶层者也会得到人们更多的帮助。

表 2 混合设计方差分析表($n=96$)

来源	SS	df	MS	F 值	P	偏 η^2	1- β
行为类型	24.83	1	24.83	18.01	0.00	0.71	1.00
被试阶层	30.68	1	30.68	8.08	0.00	0.10	0.90
同伴阶层	0.01	1	0.01	3.92	0.95	0.00	0.05
行为类型*被试阶层	0.44	1	0.44	0.32	0.57	0.00	0.09
行为类型*同伴阶层	19.57	1	19.57	14.19	0.00	0.13	0.96
被试阶层*同伴阶层	11.29	1	11.29	3.85	0.05	0.04	0.49
行为类型*被试阶层*同伴阶层	5.86	1	5.86	4.25	0.04	0.05	0.54
误差	125.46	91	1.38				

注:控制变量:性别。亲社会行为类型简写为行为类型。

以合作行为为因变量,被试阶层与同伴阶层为自变量,进行方差分析,结果发现,被试阶层主效应显著, $F(1,91)=6.15, P=0.02$, 偏 $\eta^2=0.06$; 同伴阶层主效应显著 $F(1,91)=5.31, P=0.02$, 偏 $\eta^2=0.06$; 两者交互效应显著 $F(1,91)=8.64, P=0.004$, 偏 $\eta^2=0.09$ 。对这一

结果进行简单效应分析发现:当合作对象是高阶层者时,高阶层的合作行为($M=3.96, SD=1.08$)和低阶层的合作行为($M=4.09, SD=1.28$)之间没有显著差异, $F(1,91)=0.19, P=0.66$; 而当合作对象是低阶层者时,高阶层者的合作行为($M=4.14, SD=0.83$)要显著

多于低阶层者($M=2.59$, $SD=1.95$), $F(1,91)=14.33$, $P<0.001$ 。

研究一探讨了个体在助人这种亲社会行为中的阶层差异,研究二在研究一的基础上探讨了个体在助人与合作这两种不同的亲社会行为类型上的阶层差异。结果进一步验证了研究一的结论,在助人行为中,助人者社会阶层越高,就更加愿意去帮助别人;受助者社会阶层越低,人们表现出更多的亲社会行为。同时研究二进一步发现在合作行为中,总体而言,人们更加愿意与高社会阶层者合作;当合作对象为低社会阶层者时,高社会阶层者表现出更多的合作行为。综上所述,个体的社会阶层对亲社会行为的影响过程中亲社会行为的类型起调节作用。

3 总讨论

以往文献中关于社会阶层与亲社会行为关系的研究,多是关注亲社会行为施与者的阶层,较少有研究同时关注施与者与接受者的阶层。本研究同时考查了亲社会行为施与者与接受者的阶层对亲社会行为的影响。结果发现,在助人行为上存在亲社会行为的阶层差异,但在合作行为中,这种效应会受到同伴阶层的影响。在阶层的社會認知視角框架下,研究者們得出,低階層者會比高階層者更加有同情心^[4,36]以及表現出更多的親社會行為^[7-9],這似乎與本研究得出高階層者會比低階層者表現出更多的親社會行為這一結論相矛盾。但經過更深入的分析,我們會發現兩者並不一定有矛盾。在階層的社會認知視角下,高階層具有唯我主義(Solipsism)的認知傾向,更加關注自我的目標、動機和情緒;而低階層者具有情境主義(Contextualism)的認知傾向,更加關注外部環境和他人,這在一定程度上塑造了高、低階層與他人關係的模式,使得低階層比高階層具有更高的親社會傾向^[4]。然而,親社會行為是由助人動機和助人行為成本共同決定的^[37],如果親社會行為的成本不高,則低階層者確實可能做出更多的親社會行為;如果親社會行為的成本增高,則高階層可能比低階層更容易做出親社會行為^[38]。另一方面,社會階層與親社會行為的關係還可能受到樣本特徵的調節。例如,有研究發現,關係導向能夠調節權力(社會階層的重要成分)與親社會行為的關係^[39]。因此,取樣上的差異可能會導致結果不一致。同時,以往研究只考查了親社會行為施與者的階層,而本研究則同時考查了親社會行為施與者與接受者的階層,其心理過程是不一樣的。在不同階層互動過程中會存在社會比較效應^[40]。有研究得出,進行下行比較之後,

人們更願意幫助他人^[41]。鄭曉瑩等在研究中发现,進行向下比較後,會產生心理上的“達”(得志,得意),從而更願意幫助他人,並且這種效應是由個體對弱勢群體的同理心(empathy)所中介^[15]。在本研究中,被試在與同伴聊天的過程中會存在比較效應,當同伴是典型低階層時,高階層者會產生心理上的“達”,對同伴表現出更多親社會行為,而這一點在低階層被試身上則沒有體現。

助人行為強調施助者對受助者單方向的資源(如時間、金錢)輸出,表現為利他性。而就合作行為而言,合作的目的是為了達到互惠共贏,實現共同的目标。當合作對象是高階層者時,合作者會根據生活經歷形成對高階層者的表徵,他們會認識到高階層者在整個社會中處於優勢地位,與高階層合作顯然更有利于自身目标的实现^[42]。同時,低階層者具有較低的控制感^[43]和自我效能感^[44],他們往往覺得生活事件無法掌控,靠自己的力量不足以應對生活中的各種難題,所以,低階層者更願意與高階層合作;而高階層自己有足夠的資源去實現生活中的目标,他們在選擇合作夥伴時,較少受到對方階層狀況的影響。

参 考 文 献

- 1 寇彥,張慶鵬.青少年親社會行為的概念表徵研究.社會學研究,2006,5:169-187
- 2 李沛沛,黃程,寇彥.社會排斥與個體助人意願:歸屬感需求的調節作用.中國臨床心理學雜誌,2017,25(4):597-602
- 3 Kraus MW, Stephens NM. A road map for an emerging psychology of social class. Social and Personality Psychology Compass, 2012, 6(9): 642-656
- 4 Kraus MW, Piff PK, Mendoza-Denton R, et al. Social class, solipsism, and contextualism: how the rich are different from the poor. Psychological Review, 2012, 119(3): 546-572
- 5 Kraus MW, Tan JJX, Tannenbaum MB. The social ladder: A rank-based perspective on social class. Psychological Inquiry, 2013, 24(2): 81-96
- 6 王艷麗,郭永玉,楊沈龍.家庭社會階層與其結構需求的关系:補償性控制理論視角.中國臨床心理學雜誌,2017,25(2):371-373
- 7 Kraus MW, Keltner D. Signs of socioeconomic status: A thin-slicing approach. Psychological Science, 2009, 20(1): 99-106
- 8 Piff PK, Kraus MW, Côté S, et al. Having less, giving more: the influence of social class on prosocial behavior.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2010, 99(5): 771-784
- 9 Van Kleef GA, Oveis C, Van Der Löwe I, et al. Power, distress, and compassion: Turning a blind eye to the suffering of

- others. *Psychological Science*, 2008, 19(12): 1315-1322
- 10 Eisenberg N. Children's differentiations among potential recipients of aid. *Child Development*, 1983. 594-602
 - 11 Birch LL, Billman J. Preschool children's food sharing with friends and acquaintances. *Child Development*, 1986. 387-395
 - 12 James RN, Sharpe DL.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U-shaped charitable giving profile. *Nonprofit and Voluntary Sector Quarterly*, 2007, 36(2): 218-238
 - 13 Dovidio JF, Piliavin JA, Schroeder DA, et al. *The social psychology of prosocial behavior*. Psychology Press, 2017
 - 14 芦学璋, 郭永玉, 李静. 社会阶层与亲社会行为: 回报预期的调节作用. *心理科学*, 2014, 5: 1212-1219
 - 15 郑晓莹, 彭泗清, 彭璐璐. “达”则兼济天下? 社会比较对亲社会行为的影响及心理机制. *心理学报*, 2015, 47(2): 243-250
 - 16 Penner LA, Dovidio JF, Piliavin JA, et al. Prosocial Behavior: Multilevel Perspectives. *Annual Review of Psychology*, 2005, 56(1): 365-392
 - 17 Goetz JL, Keltner D, Simonthomas E. Compassion: an evolutionary analysis and empirical review. *Psychological Bulletin*, 2010, 136(3): 351-374
 - 18 Kraus MW, Piff PK, Keltner D. Social class, sense of control, and social explanation. *Journal of Personality & Social Psychology*, 2009, 97(6): 992-1004
 - 19 Findlay LC, Girardi A, Coplan RJ. Links between empathy, social behavior, and social understanding in early childhood. *Early Childhood Research Quarterly*, 2006, 21(3): 347-359
 - 20 Roberts W, Strayer J, Denham S. Empathy, anger, guilt: Emotions and prosocial behaviour. *Canadian Journal of Behavioural Science*, 2014, 46(4): 465-474
 - 21 Sze JA, Gyurak A, Goodkind MS, et al. Greater Emotional Empathy and Prosocial Behavior in Late Life. *Emotion*, 2012, 12(5): 1129-1140
 - 22 赵章留, 寇彧. 儿童四种典型亲社会行为发展的特点. *心理发展与教育*, 2006, 22(1): 117-121
 - 23 张庆鹏, 寇彧. 青少年亲社会行为测评维度的建立与验证. *社会学研究*, 2011(4): 105-121
 - 24 Nelson L, Madsen MC. Cooperation and competition in four-year-olds as a function of reward contingency and subculture.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 1968, 1(4): 340-344
 - 25 Oakes JM, Rossi PH. The measurement of SES in health research: current practice and steps toward a new approach. *Social Science & Medicine*, 2003, 56(4): 769-784
 - 26 Snibbe AC, Markus HR. You can't always get what you want: Educational attainment, agency, and choice.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2005, 88(4): 703-720
 - 27 Jost JT, Pelham BW, Carvallo MR. Non-conscious forms of system justification: Implicit and behavioral preferences for higher status groups.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 2002, 38(6): 586-602
 - 28 李琼, 刘力. 低地位群体的外群体偏好. *心理科学进展*, 2011, 19(7): 1061-1068
 - 29 孙炳海, 苗德露, 李伟健, 等. 大学生的观点采择与助人行为: 群体关系与共情反应的不同作用. *心理发展与教育*, 2011, 27(5): 491-497
 - 30 Batson CD, Early S, Salvarani G. Perspective taking: Imagining how another feels versus imagining how you would feel.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Bulletin*, 1997, 23(7): 751-758
 - 31 Stürmer S, Snyder M, Omoto AM. Prosocial emotions and helping: the moderating role of group membership.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2005, 88(3): 532-546
 - 32 Piff PK, Dietze P, Feinberg M, et al. Awe, the small self, and prosocial behavior.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2015, 108(6): 883-899
 - 33 Stoop J. From the lab to the field: envelopes, dictators and manners. *Experimental Economics*, 2014, 17(2): 304-313
 - 34 陆学艺. 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2
 - 35 李静. 不同社会阶层对贫富差距的归因倾向研究. 华中师范大学, 2012
 - 36 Stellar JE, Manzo VM, Kraus MW, et al. Class and compassion: Socioeconomic factors predict responses to suffering. *Emotion*, 2012, 12(3): 449-459
 - 37 Batson CD. *Altruism in human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 38 Korndörfer M, Egloff B, Schmukle SC. A large scale test of the effect of social class on prosocial behavior. *Plos One*, 2015, 10(7): e0133193
 - 39 Chen S, Leechai AY, Bargh JA. Relationship orientation as a moderator of the effects of social power.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2001, 80(2): 173-187
 - 40 Festinger L. *A Theory of Social Comparison Processes*. Human Relations, 1954, 7(7): 117-140
 - 41 Klein WM. Effects of objective feedback and “single other” or “average other” social comparison feedback on performance judgments and helping behavior.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Bulletin*, 2003, 29(3): 418-429
 - 42 Szolnoki A, Wang Z, Perc M. Wisdom of groups promotes cooperation in evolutionary social dilemmas. *Scientific Reports*, 2012, 2(8): 576
 - 43 Gallo LC, Smith TW, Cox CM. Socioeconomic status, prosocial processes, and perceived health: An interpersonal perspective. *Annals of Behavioral Medicine*, 2006, 31(2): 109-119
 - 44 Barbareschi G, Sanderman R, Kempen GI, et al. The mediating role of perceived control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ocioeconomic status and functional changes in older patients with coronary heart disease. *Journals of Gerontology*, 2008, 63(6): 353-361

(收稿日期: 2018-01-06)